

## 美国全球战略利益没有改变

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 赵可金

冷战结束以来，美国挟全球化飞速发展之利，战略利益在全球范围内急剧拓展。历经 10 多年的努力，美国的全球战略版图已经确立，霸权地位得以确立。除非美国国力严重削弱，新任总统对美国前途十分悲观，美国不会轻易实施像“尼克松主义”那样的战略收缩。

从奥巴马的就职演说来看，尽管他提出要调整伊拉克的兵力部署，但他也明确提出，美国仍然是一个年轻国家，“我们依然是地球上最繁荣、最强大的国家”，“我们不会在价值观念上退缩，也不会动摇捍卫它的决心”。因此，除非万不得已，奥巴马不会轻易放弃布什已经开创的基业，至少是巩固现有的美国利益。

在奥巴马的全球战略走向温和的多边主义霸权战略的框架下，不同地区在这一战略中的地位重要性和优先次序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在小布什时期，反恐和防扩成为最重要的功能性议题。美国的战略重心集中于波斯湾地区，伊朗和伊拉克成为地区战略的重中之重，朝鲜、苏丹等作为地区性问题次之。奥巴马入主白宫后，由于面临金融危机、伊拉克战争和全球反美主义高涨的紧迫议题，修复盟国关系和推动全球发展成为战略议程中的头等大事。与此同时，寻求新的全球性合作伙伴，将新兴大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以抵消其崛起的冲击，共同治理气候变化和开发新能源，也成为重建美国霸权的重要环节。另外，通过挥兵挺进南亚和中亚而从伊拉克泥潭抽身，巩固美国现有的战略利益，平息反美主义蔓延的态势，消除布什主义的消极影响，重塑美国全球领导形象，是美国地区战略不可回避的内容。因此，在未来的 4 年内，奥巴马政府的地区战略走向是：在西线修复美欧关系，实行求和战略；在东线稳定地区秩序，奉行求稳战略，在南线改变美国被动态势，寻求变革战略。

### 西线求和战略

欧洲是美国传统盟友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一直是美国冷战期间对抗苏联的基础。冷战结束后，欧洲对美国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。特别是在布什执政期间，美国在中东-波斯湾地区的战略推进与欧洲的传统战略利益迎面相撞，美欧关系摩擦和恶化成为布什主义的一个遗产。然而，随着俄罗斯近年来战略决心的日益强硬，特别是在东欧、高加索、中亚地区的战略推进，重新凸显了欧洲对美国的战略价值。通过副总统拜登在慕尼黑的讲话，我们可以看到奥巴马的西线战略开始调整，其基点是重新修好与欧洲的盟友的合作伙伴关系，取得欧洲盟国的好感，共同在西线地区战略和其他全球性问题中加强合作。

显然，尽管美国极力安抚俄罗斯，不让美俄矛盾继续明晰化，但美国的西线战略注定要对俄罗斯的战略野心进行回击。奥巴马政府不会停止推动北约东扩，在提到与格鲁吉亚欲加入北约相关的问题时，拜登认为每个国家都有独立权利决定与谁交朋友，其他国家不应予以干涉。美国还将推动法国重返北约，推进在欧洲部署弹道导弹系统，继续研发反导系统，在北约框架下拉拢波兰和捷克，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。奥巴马政府的这些强硬姿态和咄咄逼人的态度，注定引起俄罗斯的不满，美俄战略博弈升级在所难免。因此，基于美俄角逐的考虑，美国在西线寻求与欧洲的和解，重塑大西洋同盟关系，是其战略的内在要求。

### 东线求稳战略

美国在东线面临的主要战略挑战是朝鲜的核问题和中国的迅速崛起。鉴于朝鲜独特的地缘政治位置和国内经济状况，美国未必真正把朝鲜问题放在心上，真正令美国战略界担忧的是中国的崛起。

不过,冷战后历任美国总统已经初步形成了对中国的共识,虽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有所不满,但拥护中国改革开放。美国欢迎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富强,但希望双边贸易公平。欢迎越来越强盛的中国在国际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。特别是受金融危机剧烈振荡的影响,亚太地区许多以贸易、出口和投资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国家都把注意力重新聚焦于中国,不仅马来西亚、印尼、菲律宾等国都在强调亚洲区域主义,就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在向亚洲靠拢,向中国靠拢,希望能够通过外交努力从中国获取未来发展的机会之窗口。

然而,亚太地区国家的此种外交动向令美国十分警觉,面对亚洲战略动向的变化,美国两党都认为,当此时刻,美国更需要与中国加强合作,同中国建立良好、稳定、互信的外交关系。因此,在短期内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。奥巴马反复强调坚持“一个中国”的政策,认为美国需要与中国建立长期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关系,主张深化美中在经济、安全和全球公共问题方面的高层对话,加强两国在环保和军事领域的交流。

但是,为了防范在未来有一天中国崛起的步伐超出了美国控制的能力,奥巴马政府将努力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力量之间保持平衡,特别是将美日同盟作为亚洲战略之锚,希拉里亚洲之行先访问日本、韩国和印度尼西亚,足可见奥巴马对东亚地区求稳的心理。

#### 南线求变战略

尽管奥巴马上台后,一再对伊朗、朝鲜和穆斯林世界抛出橄榄枝,表示愿意同它们直接对话,把外交置于军事之上,力图以外交方式解决这两个国家的核问题,但这些善意的表态显然不能说服这些国家放弃基本战略利益,特别是使伊朗和朝鲜放弃发展核武器计划和铀浓缩计划。今年以来,朝鲜的态度一直强硬,发展核武器的决心不变,朝韩关系极其紧张。在此局势下,美国即使推动双边谈判或者六方会谈,都不会从根本上取得突破。伊朗的情况也大致类似,尽管美国开启了与伊朗的接触,特别是民间的交流,但伊朗寻求浓缩铀的计划不会放弃,前不久的“羽毛球外交”也没有成行。看起来,奥巴马试图突破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,是有很大难度的。此外,中东的态势也是一个难以突破的棋局。今年以来,巴以之间冲突不断,一度升级为严重的冲突。奥巴马特使的中东之行尽管极力促和,但要想将各方拉到谈判桌前,仍需假以时日。至于达成双方的和平协议,更是遥不可及。

不过,奥巴马更关心的是伊拉克局势、中亚和南亚局势,希望能够兑现竞选期间从伊拉克撤军的承诺。显然,从伊拉克撤军是大势所趋,问题的关键是全撤还是象征性撤军?从伊拉克境内安全局势来看,美国短期内不会完全撤军,更多是部分撤军。奥巴马撤军的理由也将是阿富汗境内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势力的复苏,从伊拉克撤出的军队必将用于加强在中亚和南亚的反恐作战。

尤其是今年以来,巴基斯坦局势不稳和南亚恐怖主义活动猖獗,正好给奥巴马政府以增兵的口实。但是,一个不好的消息是,正当美国计划向阿富汗增兵3万之际,却传来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要求美军撤出马纳斯空军基地的要求,无疑,中亚国家背后一定有俄罗斯鼓动的影子,一旦俄罗斯因素卷入,奥巴马在该地区谋求实现变革的战略就更加复杂和困难了。

(本文是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于2009年2月28日正式对外发布的《奥巴马新政府的战略走向与中美关系》政策评估报告的部分内容)